

当代风格派画家作品集

慧墨心画

王玉良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序

画家王玉良的“开来工程”

中国美术批评家、博士 邹文
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

主要依凭宣纸、毛笔和墨来进行中国美学原旨主张或认可的绘事，已在一千多年来的时间里，被无数人重复过。无论题材，无论技法，无论尺幅，无论风格，都已是古有来者。中国画成熟到了这样的程度，只须临习各种精美的画谱、范式。有些“卡拉OK”属性。

但没有什么东西应该是一成不变，齐白石说“学我者亡”，是在警示人们艺术贵在创新。

王玉良的出新，建立在学习传统“继往”的基础上。王玉良的“继往”是深层次的，其不把优良传统假设在某一朝代某一时期，他的追奉深至远古，从岩画到彩陶，从帛画到佛像，俱往矣，六千年。由于职业的需要，王玉良熟谙历朝历代的艺术经典，能去芜存精，去伪存真。他临习传统艺术的作业排起来能成为中国美术史的图录，他追怀古人，其情悠悠并能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传统。即是说，他是传统艺术的理性继承者。由深而广，王玉良的“继往”，也是全方位的。他主攻绘事，内不分画种，外不偏门类，彩色的墨白的、平面的立体的、抽象的写实的、本土的异域的，他一律无歧视“准入”。祖国名山大川，各地重要文化遗存，他大多曾遍游遍访，身处其间，感应其流风荡气，以游侠式的独行，冲撞各种门派，领略各路宗师精艺，吃百家饭穿百家衣，激赏百花齐放，力图在笔墨之间集大成。他的“继往”，跳出三界得三昧，更忠实、更公允、更精道。有了这种深层次和全方位的传统游历，王玉良获得了“传统”的解释权，他见识了经过综合形成的传统和在发展中形成的传统，坚信“继往”是为“开来”。

王玉良力图在两种无限中寻找机会。宏观的世界是无限的，他首先在宏观上图变，从中原到边塞，从中国到法国，画新型人造景观、画建筑、画都市、画古人之见所未见。他发现，古代中国画家，除了少数专事界画者，多数偏爱表现天造地设的“第一自然”景物，古代的宏伟建构，往往被画家忽视。这使宏观的无限得以成立，王玉良乘虚而入，把许多重点遗址的佛造像设定为大类题材。经他二次创造的这些“造像”，因为滤除了杂乱的光影和岁月的蚀痕，更显庄严肃穆，更安详更纯粹，如此成序列地用中国水墨的方法表现古代造像，王玉良当为始作俑者。从佛像题材进而现代建筑，他尝试了中国画宏观上再发展的可能。而微观的探索自然表现的技法上，本来，他的技法修炼既精炼又全面，水粉色彩十分精熟，书法也颇有功力，要笔有笔，要墨有墨，但他还要把传统技艺纳入“缁丝工序”，开掘其中一、二技法的潜能。他竟能恰到好处地控制墨中的水份，让墨彩惊险地停止在物象的轮廓边缘，与邻近的另一种墨色共同烘托出该物象的精、气、神。这样的没骨技法表现对象居然并不发软发飘、沦入小品般的朦胧气，反而十分挺秀和苍劲，是人们观赏王玉良作品后的同感。王玉良表现西式建筑，更借助建筑轮廓线的刚劲，释放了中国画线条的附着力和征服力。墨线交织，纵横穿梭，蠕动着藤蔓般的生命，在纷繁的世界中，为观者的眼睛作着最佳路线的向导。他用墨用线淋漓尽致，酣畅痛快，用色却未免减省，他的画面很素且静，像处在精神的斋戒中，这同他的审美趣味是相投契的。宗教的景象，肃穆的氛围，不媚俗的偏执和不与人苟同的旨趣，整合出王玉良画面淡淡的苍凉和壮志豪情的英雄气。这些不难从本作品集中品味出来。

现代美术史，应该关注王玉良们的“开来工程”，他们作为画家的个体行为的表现为出新，这些行为的集合，则是在微观上激活中国画，在宏观上拓展中国画。静静听他的声音，细细看他的创作，你会发现现代美术史的缺憾及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。在世纪更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呼唤一种新型的批评机制：让巨匠和大师继续享受精神的供奉，把停止贡献佳作的艺术家淘汰出局，为一切锐意继往开来者摇旗呐喊；否则，新世纪的人只能忍受文化腌制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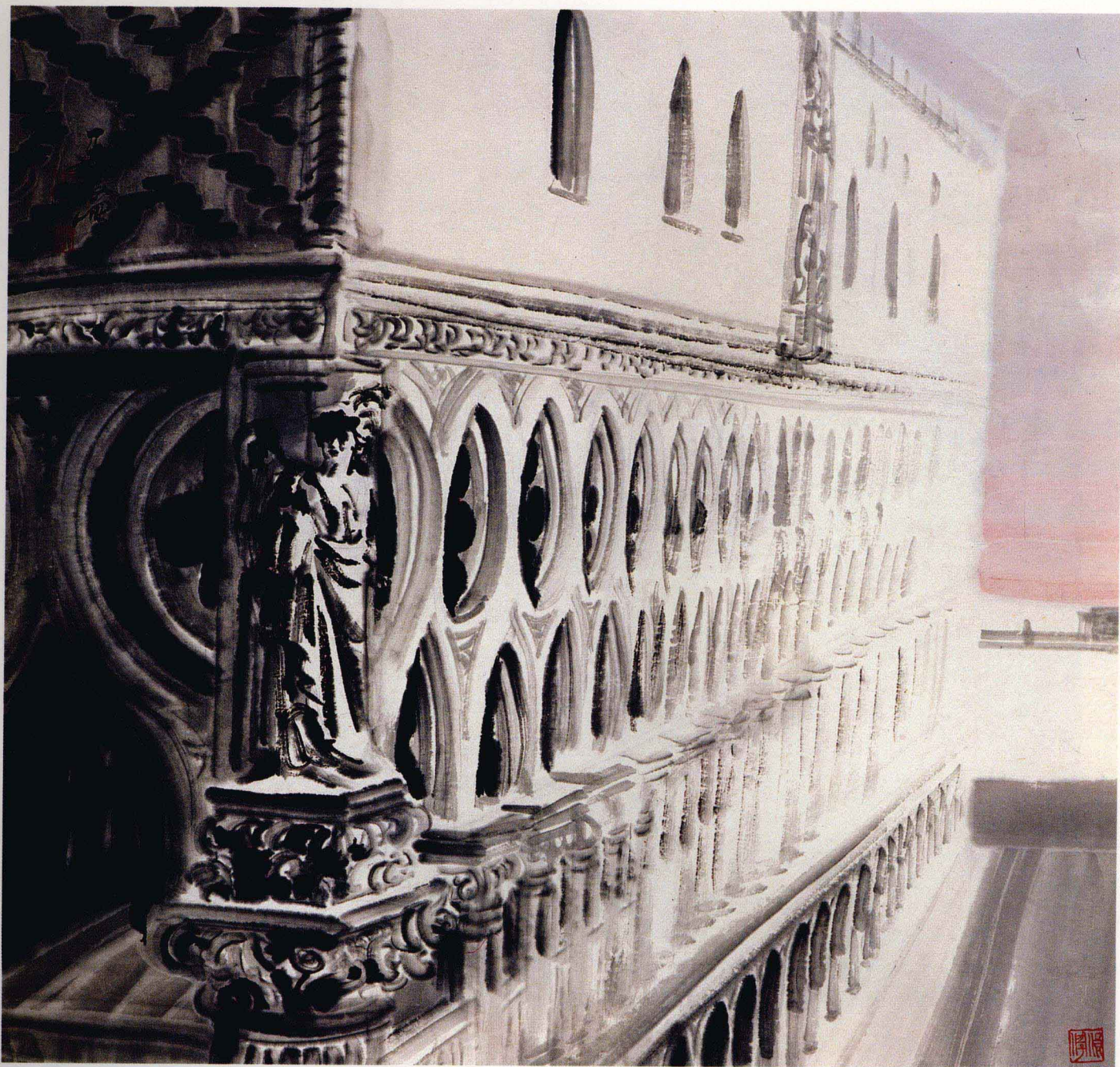
夕 光 ●



● 白 壁



立雪 ●



● 威尼斯督治宫



残园雪 ●



● 远 眺



莫高月 ●



● 拱 翼



天使古堡 ●





慈 光 ●



● 米兰晨曦



乌菲济之窗 ●



● 陇塬雪





● 双 月